

Kia ora!

紐西蘭毛利教育傳真

Kia ora!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マオリ教育だより

Kia ora! A Sketch of Māori Education in New Zealand

Kia ora! He Tirohanga ki te Āhua o te Kuranga Māori i Aotearoa

文 | 王雅萍 (本刊本期主編)

圖 | CIP紐西蘭訪問團



Kia ora (毛利打招呼語)。做為民族學研究者，我們常常在不同的地點做田野調查；做為愛趴趴走的旅人，我們也常常在國內外觀光旅行。2010年9月4-21日的這趟紐西蘭毛利語言教育學習之旅，卻令我們這6個中年的教育工作者（波宏明、溫秀琴、林振華、吳新生、陳麗惠、王雅萍）感動莫名。

此行馬不停蹄參訪20幾個毛利語言文化復興運動相關單位，包括教育部、毛利發展部、毛利語言發展委員會、國家廣電基金會、民間

的語言巢基金會、2間毛利教材出版社、毛利會所、第一個毛利語言巢、1所毛利完全中學、2所毛利小學、1所師培機構、1所毛利大學、觀光產業、毛利部落、毛利電台、毛利電視台，每天都會被毛利族人堅強的民族意識，及永不放棄的語言文化復振實踐行動力震撼，甚至感動到偷偷掉眼淚。

沒想到遠在1萬公里外的紐西蘭，住著一大群跟台灣原住民族血脈相連的南島族親，困境與掙扎相同，笑點與幽默感頻率相當，感謝祖靈護佑，讓我們此行學習到毛利族原住民很多



插圖設計: Hamilton, 陳立恩



此行 Te Ripowai Higgins 教授一路安排訪問團住不同的 marae，深入體驗毛利人在原鄉部落及都會區的真实生活。

寶貴的語言保存經驗與智慧。

非常感謝行政院原民會提供參訪經費，特別是國際交流科鄒求強科長及陳小安小姐精心安排行前課程，外交部駐紐西蘭辦事處蔡爾昶代表及林恩真小姐的協助，以及花蓮台灣原住民族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的年輕團隊熱誠協助，還有我們優秀的台灣子弟隨團翻譯梁愷元先生。感謝紐西蘭台北辦事處副代表 Ngawini Keelan 女士安排行程，及在首都威靈頓陪同我們訪問官方單位的紐國外交部亞洲部台灣組專員 Tane Waetford 先生，還有一路陪伴指導我們的毛利女教授 Te Ripowai Higgins 女士，她真的是我們的毛利學百科領隊。她所率領的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 Te Herenga Waka Marae 的工作團隊對本團無微不至的接待與照料，衷心感謝此行紐西蘭的所有受訪單位熱情接待與提供資料，特別獻上祝福。Tinakoto, tinakoto, tinakoto。（毛利感謝用

語，通常要重複3次）。

為了讓原住民朋友對毛利教育推動的過程有更全面的瞭解，本期特別邀請團員、國內研究紐西蘭教育的學者專家、紐西蘭的學者及毛利教材相關出版社為文寫稿，讓台紐原住民教育能夠直接國際連線，分享經驗。

台灣原住民的毛利交流經驗豐富

約於1992年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出版《山胞教育研究叢書》（當時還未正名原住民），介紹國外少數民族的教育模式時即特別介紹紐西蘭教育，隨後省教育廳曾經派團前往紐西蘭考察毛利原住民教育，是官方派出的考察首發團。當時在烏來國中小服務的泰雅族宋神財老師、在來義中學服務的排灣族廖秋吉老師等第一線原住民老師都曾前往紐西蘭參訪毛利教育經驗，廖老師今年還獲得第10屆原曙獎

殊榮。

1996年行政院原民會成立後，教育文化處也多次派全國原住民大專青年國際文化交流訪問團至美加紐澳。周邊不乏曾經到過紐西蘭的師生，像鄒族白紫老師和布農族海樹兒老師夫婦在學生時代就曾參加文化會議，雙雙被甄選前往紐國參訪，10多年前跟我們一樣被毛利族人深深感動過。當時在奧克蘭大學留學，協助校長室接待第1屆台灣原住民大專生參訪團的博士班研究生闕河嘉，現已返國在台灣大學任教了。最早接受台北市原民會補助前往紐西蘭遊學3個月，返國後力倡台灣應該推動語言巢政策的悠蘭·多又（蔣文鵬）小姐，現在是行政院原民會教文處語言科代理科長，負責推動台灣原住民語言振興工作。

台灣學界近20年來，對紐西蘭毛利教育經

驗的參訪可說是絡繹不絕，對毛利語言復振多有論述，例如張學謙（1996，2006）、譚光鼎（1997）、尹建中（1997）、汪明輝（1998）、黃麗容（1998）、蔣文鵬（1999，2007）、吉娃詩·叭萬（1999，2005）、闕河嘉（2006）、洪雯柔（2000）、郭李宗文（2009）等先進都寫過很好的文章。在博碩士論文中，黃麗容《紐西蘭毛利語教育之研究：以小學「完全浸滲式」毛利語教學為例》和周維萱《紐西蘭原住民教育政策之研究：以毛利教育為例》碩士論文，被引用率頗高。

黃麗容、張建成在2000年〈紐西蘭的毛利語教育〉一文即根據毛利復興母語經驗曾建議：「原住民母語的復興，宜自凝聚部落的共識開始；原住民母語的紮根，宜自設置母語幼兒園開始；…；原住民母語的復興及母語教育的落實，宜因地制宜、因族制宜、因語制宜。」（黃麗容、張建成，2000：343-373。）10年來行政院原民會不斷推動原住民族的族語復振工作，站在台灣2011年的時空，是否尚未從「因地制宜、因族制宜、因語制宜」的角度來推動？重新省思紐西蘭的毛利教育經驗，我們應該還有不少的進步空間。

以一個世代為奮戰目標的族語復振

此行Te Ripowai教授一路安排我們住不同的marae，深入體驗毛利人在原鄉部落及都會區的真實生



紐西蘭教育部國際司和毛利司官員簡報後，與訪問團員合影。



目前紐國毛利教育體系完整，包含學前教育到毛利大學，和主流教育體系平行且可互通。1982年開始的「語言學習巢」運動較為國人所知，毛利人堅持學前教育一定要用毛利語，才能傳承毛利語言、知識、文化和價值觀。



紐西蘭教育部綜合各家研究分析顯示，教育系統執行層面對毛利學習者不公平。例如英語教育應用極少之毛利主題及議題、極少的師生互動關係、學習效能低落、教師或同儕的種族優越感、發音錯誤等。

活。發現毛利婦女投入當地民族語言文化復振運動的組織實踐力，以及功成不居的謙虛。也了解到1975年一些民族運動分子在思考語言文化復興運動時，竟是以一個世代為奮戰目標，提出「目標2000年的計畫」。

目前紐國毛利教育體系完整，包含學前教育到毛利大學，和主流教育體系平行且可互通。國人比較熟知的是1982年開始毛利人所發動「語言學習巢」運動。毛利人堅持學前教育一定要用毛利語，才能傳承毛利語言、知識、文化和價值觀。

台灣雖從1993年展開鄉土語言教學，2000年九年一貫課程調整後，每週只有1堂必選本土語言課程；目前全國還找不到10所托兒所或幼稚園是完全用各族母語教學的！原住民社會已呼籲近20年要建立民族教育體系，實則尚未推動，想想真讓人汗顏。

筆者一行在9月13日曾經參訪位在Ōtaki的Te Wānanga-o-Raukawa（勞卡哇毛利大學），該校Huia Winiata教授提供2000代計畫的簡報「Whakatupuranga Rua Mano Generation 2000: 25 year iwi development plan (1975-2000)」。該計畫是由Te Āti Awa、Ngāti Raukawa、Ngāti Toarangatira 3個部落組成A.R.T.聯盟，共同擬定。

這個2000代計畫有3大任務：一是「Pakeha mission（白人事工）」：主要是要影響紐西蘭的白人，讓其瞭解Māori的文化價值。二是「Education mission（教育事工）」：主要是聚焦在聯盟內部的教育成就，目標是終結教育代溝，以2000年完成



親子語言巢帶動毛利家庭學習毛利語。

毛利教育體系為目標。三是「A.R.T. mission（部落事工）」，倡議自主及自我教育的四原則。

根據Huia & Petina兄弟的報告，1975年A.R.T.聯盟提出部落25年發展計畫倡議毛利自主辦學時，根本沒人敢來讀此毛利大學。他們的父親（部落第一位留學博士）也是民族復興運動的參與者，乾脆就把他們兩兄弟送進此校，於是Huia & Petina兄弟就是毛利大學創辦時僅有的兩名學生。這種知識份子帶頭投入，結合具部落發展主體性的部落大學，值得台灣的原住民部落大學參考。

教育部推動的毛利5年計畫

紐西蘭官方文件提到毛利教育相關計畫，一定先用毛利語，再用英語；紐西蘭對毛利族做為第一民族主體性的尊重，不言可喻。筆者一行在9月7日上午參訪紐西蘭教育部，當天的報告分成兩部分：（一）主流教育，由國際司



紐西蘭教育部毛利司專員簡報毛利教育，並與訪問團員座談。

官員Steve Benson報告；(二)毛利教育，由毛利司兩位毛利專員報告並座談。

官員指出多年來的資料顯示，主流教育系統的毛利教育已經連續挫敗好幾個世代，這種挫敗導致對毛利教育及毛利學生的成就產生一種「低成就期盼」效應。紐西蘭教育部決定改變思維，從毛利主體教育著手。親耳聽到教育部官員願意公開用簡報及統計數據承認過去紐西蘭毛利教育政策的失敗，以及重新尋求毛利教育的新策略時，感觸特別深，不知台灣的教育官員何時能有此反省與覺悟。

紐西蘭教育部正在進行的Ka Hikitia (Key Evidence) 5年計畫(2008~2012)，主要針對毛利學生在學習成就平均值較低落的現狀進行毛利改革教育。教育部綜合各家研究分析顯示，教育系統執行層面對毛利學習者不公平。例如：「英語教育應用極少之毛利主題及議題、極少的師生互動關係、缺乏積極正面之回饋、負面的批評、學習效能低落、達不到教育目標、低成就、教師不經意的種族優越感、同儕的種族優越感、發音錯誤」等。「KA HIKITIA—提升毛利教育五年計畫」是一種激發毛利學生走向成功的方法，透過尋求有用可行的每一

個機會，建構成功的可能性，而並非只是解決所標的問題或處理失敗的事件而已。教育部官員指出毛利學生的成功是教育部每個成員的責任。聽到官員和讀到教育部的文獻如此書寫時，果然紐西蘭的教育部格局是進步國家的高規格。

毛利發展部正推動族語家庭計畫

目前毛利發展部TPK推動兩個族語家庭計畫，其一是Kōtahi Mano Kaika—Kōtahi Mano Wawata (1,000個家—1,000個抱負)，這項計畫在2001年展開。其二是Kāinga Kōrerorero計畫。

過去在2000年前的紐西蘭的「族語家庭計畫」可說是率先推動部落化工作，當時的家族發展計畫以「重建家族會所(marae)、家族中心的制度，連都會區也建立類似marae的毛利人社區中心」，近年紐西蘭大力推動的是在家說族語家庭計畫，族語復振工作直指毛利家庭，開始號召「以第一語言習得的方式學習毛利語言」。台灣雖引入語言巢的政策，但是語言復振工作可能尚待整合資源全面開展。

紐西蘭毛利語言復振經驗，深感其族語復振教育工作是毛利原住民自覺的行動歷程，不炒短線，不虛應故事，是真真實實「從原住民文化主體出發，先認識自身、確知自身語言的處境」之後，熟悉外在世界與環境進行轉化，真正進入一種原住民自我覺知、凝聚主體性，用為整體民族前途而無私奮戰的實踐與行動。親眼見證毛利人「將母語帶出教室外，進行家庭、社區與學校的母語統整教學的成果」(張學謙，2011)，讓人對族語復振工作重燃熱情與希望。◆